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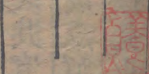


07553

性理群書集覽大全卷四十二

諸儒四

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



朱子曰伯恭說義理大多傷巧未免杜撰。問東萊博學

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曰然。某嘗謂人讀書寧

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

盡在於巧。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

却不甚理會。東萊聰明省文理却不子細向嘗與較

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治作治據治字於理為

是他硬執要做治字和已有治意更下治字不得緣他

先讀史多所以看籠著眼讀書須是以經為本而後讀

史。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籠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

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

於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須有一箇是與不是是處便

是理不是處便是非理如何不理會得。東萊文鑑編

得泛然亦見得淺。伯恭所編奏議皆優柔和平者亦

未為全是今立宗卿作序者是舊所編後脩文鑑不止

乎此更添入。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

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至五季只千來年

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

他當初作題目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

題只見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既免入事應接免出

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問伯恭少儀外傳多瑣碎處曰人之所見不同其只愛看人之大體大節磊磊落落處這般瑣碎便懶看伯恭又愛理會這處其間多引忍耻之說最害義緣他資質弱與此意有合遂就其中推廣得大想其於忠臣義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亦有詩說張巡許遠那時不應出來。伯恭宗太史公之學以為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踈畧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驪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

又自有病處如去帝王之道以無為為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盖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為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間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

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
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
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
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馬遷
為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
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跡畧淺陋之子長亦感之
甚矣。贊先生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
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
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
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躡矧是丹青孰形心曲
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

性理辭言卷四

諸儒總論

三

已集覽

五宗卿按宋繼立宗字宗卿江陰人隆興初舉進士除國子博士宰相慶允文舉以自代嘗

對首言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且既夜實
才貴以內治光宗時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密以吳氏世掌兵為慮奏選他將代之遂準世將之原
官終同知樞密院事卒贈大師謚忠定張巡按唐繼張
巡兩陽人博通書曉戰陣法氣志高萬萬開元示羅進
士弟為清河令有治績後調真源令祿山反巡起兵討
賊與許逵同守非陽大小四戰盡賊陷焉賊死於死
贈揚州大都督郡人廟祀焉許逵按唐繼許逵新城人
祖敬宗為文學能學士遠寬厚長者安察山交與張巡
同守睢陽城陷不屈死宣宗時圖豫凌胡闕嗣虞不載
詩駱虞篇于蓋于鸚鵡注胸震獸多似虎白質黑文尾
長於身不食生芻不食注物日行千里君有至信之德
乃見竊脂不殺朱子語錄黃雀飛鳴處交其竊脂語
梁不男足羅網去何遲韓彭尚頭臨么麼爾誠宜注竊
脂鳥

各也

西山真氏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釋河洛

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

澤及慶元初尊臣始竊大柄大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顯

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

公之風焉集覽慶元初韓侂胄始竊大柄被宋熈慶元韓

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

元元年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四月安置大府寺丞呂

韓侂胄有言祖儉明比閩土送部州安置祖儉嘗曰因

世變有所推折失其素履者因不足言因世

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貶所

朱子曰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

時尚說得好在。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

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其嘗代之下

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

性理書卷四二 諸儒總論 四

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問子靜不喜人說性曰

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

人商量故一截截斲了然學而意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為不見某曰邪意見不可

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

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又曰大學不會說無意

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

邇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又

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

見成甚麼人在這裏。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曰

告子不著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又問陸

子靜不著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又問陸

嘗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曰試說看陸只鶻突說過又曰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真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却不說義集而取之他說如何陳正淳曰他說須是實得如義集只是強探力取曰謂知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為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集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為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孝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荀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為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實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孝知以下一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且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

以貴之此政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人恁地理會却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子靜之孝着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寵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工著看他意只說吾儒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袞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寵暴底

意思可畏其徒却是這樣才說得我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看氣稟之性。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坎克去那利欲忿懷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感有何不可若以為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恩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為若是孟子之願孝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脩孝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

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
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
成片舉以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脩
為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
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
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能飲食之
人却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
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
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
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會說只說孝弟忠信
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使在其中矣○子靜云涵養是

主人翁省察是效婢陳正己力辨其說曰子靜之說無
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
他只要拗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
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
為訶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大子之道反害大子
○問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
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為堯舜
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
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言

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曾說箇當下便是底語大抵今之為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些子回互隱伏說話。因說子靜云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去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使過底拗轉來却好不及底趨向上去却好只緣他總高了便不肯下總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底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底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

之毫釐繆以千里又曰某有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參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筆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底筆便危殆也。出上有木漸君子以君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總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問子靜君子喻於義口義曰子靜只是拗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利喻而好者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

畢竟伊川說占得多

集賢

鉛山被一統志鉛山縣名南唐所置今因之焉廣信府

朱子曰蔡神與博學強記高簡郭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李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允璩律歷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有成法。李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南軒云亡吾道益狹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輕。輔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更幾勉力卒究大業。陳安卿論顏子卓爾之說甚善論大本達道意甚備若得不容已處即日可默會矣。陳才卿一空蕭然有以自樂令

人敬歎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為可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徐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大率志氣剛決痛快無支離纏繞之弊。余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說終是蒼藤不斷也方叔著得道理儘自穩實。廖德明學有根據為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為者。方賓王為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近日所見朋友講習未有能及此者。鄭子上說易中庸甚子細論入心道心之說此舊益精密矣。晏亞大進學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疑定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則見得本來明德之體用動靜如一

矣

勉齋黃氏曰晦翁先生之門從游者多矣李通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不眠寢從先生游者歸必過其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其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習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西山真氏曰李通師華文公文公顧曰李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李通焉異於奧傳微詞邃旨先令討究而後折衷先生於經無所不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曰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仲默自勝衣趣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晦菴游晦菴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為環牀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仲默汝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沉也

性理辭書卷四二

諸儒總論

一

雲莊劉氏曰李通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誓天特下考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源而會于一方技曲學異端邪說悉核其根而辨其非凡古書奇辭奧旨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李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李通言而才嘗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

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為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為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李士英言行錄曰：西山從晦翁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充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歷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剔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仲默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

賢為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仲默父師之託，凜凜焉常若有負。蓋沈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充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群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在，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為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也，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

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望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得失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仲默於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媿父師之託哉

董氏訥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黃氏瑞節曰蔡氏祖子孫三世一轍朱子曰蔡神與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人所及

性理釋書卷四

諸儒總論

十一

真德秀

字景元後更希元號西山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為之晡躍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沉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沉潛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於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秘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于世蓋將公利澤於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邵菴虞氏曰先主大學衍義之言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攝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入主而

不知春秋前有譏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
此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
別得失之故情偽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史傳云自韓仇胄立偽學之名以綱善類凡近世大儒之
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既然以斯文自任講習
而服行之黨黨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

也集覽

韓仇胄按宋鑑韓仇胄安陽人胄之賣絲以此
知閭門事慶元初准定策功使保寧節度使由

是得東國政竄逐大臣蔡用偽學朝野咨怨既而平章
軍國重事加封平原郡王嘉泰初定議伐金表師失利
史彌遠
誅之

魏華父

字子翁德鶴山

邵菴虞氏曰孔子顏子歿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子思

性理群書卷四二

諸儒總論

十三

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
百年以至于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之
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已而
教人而張子學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
於夫子豈有異哉固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
爾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一時小人用
事惡其厲已倡邪說以為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
者公自絕以苟全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于茲乎方是時
臨邛魏華父起於白鶴山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
之餘極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愷港焉以周程張
朱四君子易名為請尊其統而披其傳非直為之名也

又曰魏氏之為學即物以明義及身以求仁魯夫小學
文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
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巖巖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
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
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
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顯門相尚雖
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道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
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灑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
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
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所以博文多識之事若將
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况乎近世之弊好為鹵莽其

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放諸彼者魯弗及於詳博
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并為抵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辨
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
為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為因革損益之器哉
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
大小戴之記及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
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
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為教而程氏所
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

集覽白鶴山在嘉定州印縣西

八里舊名四明又名群羊溪胡安聚徒教授山下後粟
白鶴山去因名宋儒魏了翁嘗築室其下曰白鶴書院
張書院生徒由是
蜀人知義理之學

牧庵姚氏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為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其家中而及之人故于魏子渾于秦拒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于時官諸賢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于易書詩春秋耳提面命者莫不以孝弟忠信為本四方化之雖吏為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勗其弟者亦惟以是為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焉

耶律氏有尚曰雪齋姚樞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土趙

復仁甫先生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菴論孟

性理書卷四二

諸儒總論

五

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于

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曰音所授受殊孟浪

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

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為進學之基不然則

當求他師衆皆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

自小學入先生亦旦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

雖陰寒酷暑不廢也。先生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

美如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先生

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

阨之際所守益堅而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

管飢渴於名利紛華長若探湯誠心自然人皆信之建

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
每入對則衆皆注意而聽之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欽
澤被生民者也

集覽

姚樞德蘇門安元鑑批樞平州卿
城人有王佐才世祖召至首陳席

王洽平大經世祖嘉納自是內膺外讓之政咸委任焉
在階輝府輝縣西北七里一名百門山晉祿登德此號

蘇門先生阮籍性見之與商畧終占嘿然不應籍退至
半山聞山巔有聲若鸞鳳乃登嘯也趙復仁甫故元鑑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皇子開出征江南得之會姚樞
奉命護訪入才見復與語大悅與之北上揚淮中請建

太極書院遂延復為師復乃錄其所記程未之書以教
學者由是河朔始知道學後堯不受官學者稱曰江漢

先生孟浪莊子外篇瞿昔子曰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
我以為為妙道之行也

注孟浪猶言輕率也

圭齋歐陽氏曰先生自謹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
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

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為已

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剖切終無以忤至於

其身之進退則察若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

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

靜則太空晴雲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
中拆事至而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
望之而知畏親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
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
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曰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
傳之妙於聖賢之遺言然淳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

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

孰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蓋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灑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毀事覽程起按元氣世祖名忽必烈憲宗同母弟與申即位改元中統復改至元帝度量寬弘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愛養民力能以夏變夷混一區宇立經陳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弘遠矣在位三十五年承正統十六年

邵菴虞氏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啓之是以世祖以來不變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俾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懽然也

性理群書卷四三 諸儒總論 一八 七

陳氏剛曰魏國文正公出學者翕然師之其學專信朱子而灑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朱之書以至於今者公之力也

吳澄 字幼清號草廬

邵菴虞氏曰孟子歿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夫子為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忍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既無傳而張子之歿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之南祿章延平高明純紫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

大成者時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
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
全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
無足論也先生之生災運垂息自其髫鬣特異常人得
斷簡於衆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
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
十數年其所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
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之。許文正公為祭酒門人
守其法久之寢失其舊先生既至深閱乎學者之日就
荒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文館諸
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

悉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
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
身克治以踐乎進脩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
廢於是一時游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員者亦皆有所
觀感而與起矣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
預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
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
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
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貞豪傑之士哉孟子歿千有餘
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
生於其間至于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

於斯乎又百年子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
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揭氏係斯曰先生磨研六經疏滌百氏網明目張如禹之
治水雖未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世又豈一
才一藝所得並哉其學之源則見于易書春秋禮記諸
纂言其學之叙則見於學基學統諸書而深造極詣尤
莫尚於邵子其所著書及文章皆行于世公隱居特有
草屋數間程文憲公過而署之曰草廬。元文敏公明

善以學自命問易詩書春秋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

海集覽

程文憲公按元猛程鉅夫南坡人元初見知於世祖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每有章疏言民間利病及請搜訪賢才世祖皆嘉納之卒

程文憲追封英國公有歷撰文集

性理群書卷四三

諸儒總論

克

性理群書集覽大全卷四十二

學一

小學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終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錯鍊更有甚天理。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為先蓋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又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絕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錄於外欲其

性理群書卷四十三

為學總論

乙

絕全不可得已。人多以子弟輕俊為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大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不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况人乎故養正者聖入也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

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為忠信孝弟者。古人自入小學時已有知許多事。乃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令人只去事上理會。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事小兒子不會推將云。所以又入大學教之。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求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

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閑冗。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為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而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

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二三分大學只出治光彩又由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為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工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者求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撇初頭如說恭已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天命非所以教小兒教小兒只說箇義理大槩只眼前事或

以灑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嘗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協韻處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孰存。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又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童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如訓詁則當依古註問向謂小兒子讀書未須把近代解說底音訓教之却不知解時如何若依古註恐他不甚曉曰解時却須正說始得若大段小底又却只是粗義自與古註不相背了。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

務要凝重不可票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時
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及說閑話恐發光陰
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
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
近道理講習易明矣。問女子亦當有教之孝經之外
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
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
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即以樂教之乃是人
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令人既
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因論小學曰古者
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

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
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列於前。弟子職所受
是極云受業去後須之究道理到盡處也毋驕恃力如
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
尚德不尚力之事。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
入底操子。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又曰
前賢之言須是真箇躬行佩服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
說過不濟事。問小學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曰人既自
有箇良知良能了聖賢又恁地說直要人尋教親切父
慈而教子孝而箴看我恁地不恁地小學所說教
人逐一去上面尋許多道理到著大學亦只是這道理

又教人看得親切實如此不是胡亂恁地說去。問某
今看大學如小學中有未曉處亦要理會曰相養者亦
不妨學者於文為度數不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須立
箇大規模都要理會得至於其明其暗則繫乎人之才
如何耳

東萊呂氏曰教小兒當以主不可便使之情實日開。問
教小兒以何為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
乃餘事今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
躐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第便為成材者。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
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
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
是躐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熟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
不察也

性理群書卷四三 為學總論 八 五

西山真氏曰小學之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內則之文
繼之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暝
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
聽淫聲夜則令警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
才過人矣此言妊子之特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
惡則惡也合列女傳與內則二篇觀之則小學之教略
備矣

齊齋許氏曰小學內明父子之親言凡為人子為人婦幼

男與未嫁女子皆當盡愛盡敬不敢自專事親之道也
○凡人幼小時不引得正後便難了如字畫端楷之類
是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
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以
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反乎讀誦也教之數
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既辨名物矣而
亦非事夫讀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
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
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廢讀誦
哉戴氏記拾曲禮遺經句三言或四言管氏書載弟子
職一篇句四言或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而音諧蓋取
其讀誦之易而便於童習也古書闕而教法泯俗間教
子率以周興嗣千文李瀚蒙求開其先讀誦雖易而竟
何所用士大夫之家頗欲知其無用而舍旃童習之初
遂授小學孝經等書字語長短參差不齊徃徃不能以
句教者強握而學者苦其難又胡能使之樂學哉程子
嘗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而不果作
陳氏五言禮詩近之而有未備君子病焉

總論為學之方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
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

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畧林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存君子知之而不以為始也。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學莫貴於自非得非必也故曰自得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曰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古之學者優柔厭既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變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求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

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要誠意燭理上知則頓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凡志於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於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曷嘗遽哉。學者須要知言。凡人總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為貴。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

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辨嗜以養其血脈
今人郡無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耻不知而
不問終於不知而已以為不知而必求之終能知之矣
。學而未有所知者譬猶人之方醉也亦何所不至及
其既醒必惕然而恥矣醒而不以為耻未如之何也。
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
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學者自
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善愈速。今之學
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云
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難而稍緩局。人少長須激昂
遇難而益堅聞過則改何遠弗至也。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自安。君子之學

性理群言卷四

為學總論

八

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
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君
子莫進於學莫止於晝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
不止湯武所以反之而聖。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
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者漸志大心勞力不任重恐終
敗事。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
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百工治器必貴於有
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為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為也。
力學而得之必擴充而行之不然者局焉其守耳。學
者有所聞而不著乎心不見乎行則其所聞故自他人
之言耳於已何與焉。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

莫大於誠。問有因苦學失心者何也。曰未之聞也。善學者之於其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曾謂為心害乎。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世之人。自其為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學而為名。內不足也。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一作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君子之學。委其所歸而已矣。有志於道而學不加進者。是無勇也。博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聖人之道。悠悠焉。何能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然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何所為而迫切至於如是。其極哉。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故。不當誦其文。過目而已也。學如不及。猶蔡氏之荀。曰。姑俟來日。斯自棄也。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為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也。問人有日記萬言。或奴絕技藝者。是可學乎。曰。不可。才可勉。而少進。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積學明理。既久而氣質變焉。則暗者昏。明弱者必立矣。質之美者。一明即盡。濁澤澤化。斯與天地同體矣。莊敬持養。抑其次也。及其至則一也。氣質沉靜。

於受學為易。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知也苟擴而充之。化且盡之所害為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治革矣。人之於學。避其所難而姑為其易者。斯自棄也已。夫學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入皆可以為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

至於聖人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話

性理書卷四

為學總論

一

訓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人之學。當以大人為標。梁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

子之學。

一作事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更

一作章

。有箇仁博學而篤志切

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

敬上

。不思故有感。不求

故有得不問。故莫知。學莫貴博學於正而已。正則博

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能盡飲食言語之道

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

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

微而顯。自小而章。問立德進德先後曰。六有二。有立

而後進。有進而至于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定後有所

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于立則進而至于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張子曰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粗入精也如孝事親忠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已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穰是黍雖有飢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人欲得正已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已亦然蓋精思索慮以求大功

性理彙書卷四三

為學總論

十一

則其心隘惟是得心弘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為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為要耳。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為雖學無成人情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侵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工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耻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萇弘郊子賈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眾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義理有疑

一作

則濯去舊見以來

一作

新意心中苟有

所聞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

久則自覺進也。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畫則自棄也觀

書辭大義辨聞也必以了悟為聞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

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况君天下之廣君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

體正更娶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為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心既弘廣則自然舒恭而

樂也若心但能弘廣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廣則入于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

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為冠者以重其首為履者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

杖為銘皆所以慎戒之。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天壽之理皆有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

多為氣所使而不得為賢者蓋為不知學。為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大中

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天資美

不足為功惟矯惡為善矯惰為勤方是為功人必不能

庚

便無是心。須是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為是。接物處以時中為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惟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為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下學而上達者。兩得之人。謀又得天道。又盡任私意以求。是未必是。虛心以求。是方為是。夫道仁與不仁。是與不是而已。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為盈約。而為泰。亡而為有。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人之有耻於就問。便謂我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為心。故學者當毋我。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于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仁亦在夫熟而已。今之學。須是如飢之須食。寒之須衣。始得。若只欲彼善於此。則不得。

。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
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

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慤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鬚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

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或志於忠信。慤慤。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為己之學。正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為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為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俟俟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六經之義。驗

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為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

為無用之文微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學者必以孔
孟為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未矣易曰君子多識
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
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為工誇多聞美以資見
聞而已故摭其華不茹其實未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
焉用學為哉。自孟子沒。聖學失傳。荀卿而下。皆未得
其門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具在。始終考之。不過道性善
而已。知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其傳。皆可見也。
未學道者。捨先聖之書。何求哉。譬之適九達之衢。未知
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趣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則廢乎
其有至也。徒弊精神於章句之間。則末矣。古之學者
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
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
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
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
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
為準。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
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忘於設。則知所學矣。若夫承稊
而目不瞬。貫風而懸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
也。習而察。故說久而性成之。則說不足道也。學者當
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着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
為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如孔子門

个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可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答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知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再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之事。為證。故仁知兼盡其說。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為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

和靖尹氏曰。凡學問。切忌間斷。使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

性理群書卷四三

為學總論

十六

寒之奚可哉。學問不可有私心。私心人欲也。人欲去。天理還。問如何仕而優則學。曰。學豈有休時。書曰。念終始。典于學。荀子曰。學至死乃已也。

涑水司馬氏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為。問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當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為非者。况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第其高遠者哉。

五峯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

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於天。拘於已。汨於事。誘於物。故無所不用。學也。學必習。習則熟。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神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以反求諸己。為要法。以言人。不善。為至戒。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智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有之在己。知之在人。有之在人。而人不知。從而與人較者。非能有者也。學道者。正如學射。總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求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為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有大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尚恐奪於世念。日月蹉跎。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於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曾何足云。夫滯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奕。戲豫者矣。持以一斑。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志於大體。以求要妙。譬如遊山。必上東坡。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峰。遠岫。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脩身以寡欲。為要行。已以恭儉為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延平李氏曰。講學切在深潛。緝密。然後氣味深長。踐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

退隱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學。

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
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孔門諸子
群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
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
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
○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
用處着力可見端緒在勉之耳

朱子曰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
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為聖為賢位
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
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辨聖人則中正和平

性理書卷四三

為學總論

十八

無所偏倚。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
固執論語則說學而特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
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二夫只
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學
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然頭
頭有箇著落貫通泐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窒
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說擴
充說體驗說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
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為
學須先立得箇大腔當了却旋去裏面脩治落教綿
密今人多是不曾知得箇大規模先去修治得一間半

房所以不濟事。識得道理源頭便是地盤。人裏起屋須是先築教基址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間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沒頭放處。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添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繞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終說偏了。又著一箇

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屋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成已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已之中。須是如此。推出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掃大廳大廊亦只是如灑掃小室。模樣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即是於小處便不曾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曾從裏做得底。外面也做得好。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

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論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又曰如今為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却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闊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項目工夫後方做得即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纔等待大項目後方做即今便嗟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做工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如今學問未識箇入路就他自做倒不覺惟既識得箇入頭却事事須著理會且道世上多多少少事既識得路頭許多事都自是合著如此不如此不得自是天理合下當然。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頭起來費多少力如鷄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湯便死了若抱纔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工夫自得些滋味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

不消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為學功須收歛端嚴就自家身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為學功夫固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然今日為此明日為彼也且如所謂先明性之本體而敬以守之固是如此然

從初若都不敬亦何由得有見耶。或言學者工夫
間斷曰聖賢殺人只是要救一箇間斷。收拾放心乃
是緊切下功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於此

下功不須思前算後計較得失講學亦且有直截明白
處不要支蔓。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

敬致知上著功夫亦無入頭處也。為學不厭卑近愈
卑愈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為高遠者則

反是此不可不察也。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
功夫不可徒為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

舍彼耳其實互相為用只是一事。人須做工夫方有
疑初做時定是觸着相礙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始

初定分作兩段居敬則執持在此總動則便忘了問始
學必如此否曰固然要知居敬在此動時理便自窮只

是此話功夫未到時難說又曰但知無事時存養教到
動時也會求理。學者精神短恹看義理只到得半途

便以為前面沒了或曰若功夫不已亦須有向進曰須
知得前面有方肯做功夫今之學者大學有二病一以

為苦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功夫一則自謂做耶
賢事不肯做功夫。學者須為主一上做功夫若

無主一功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
事若有主一功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都是

自家物事功夫到時總主一便隨意思好卓然精明不

然便渙散消索了沒意思做功夫只有脚下便做將去
固不覺有散渙時但終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
收斂時節多散渙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
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
箇心來存著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鶴犬放則
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其嘗謂雞犬猶是外物纔放了
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纔覺便在
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
因言橫渠說做功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稟高索
爭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
功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聰聰
性理釋書卷四三
為學總論
世

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
精切。人生與天地一般無些欠闕處且去子細看秉
彝常性是如何將孟子言性善處看是如何善須精細
看來。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
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几下子聖人
之所以為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于
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
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
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學乃能變化氣
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
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待文王而後興者危民

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反聖人為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况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蓋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與禽獸何別。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為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外。凡人須以聖賢為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為高而自是為卑故不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已別是一樣人則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不為亦可為之亦可然聖賢稟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為己任自闕闕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己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滾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今世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數句乃是徹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為嗜慾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了聖賢能盡其性故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之明為子極其孝為臣極其忠或問明性須以敬為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為己之學於他人無一毫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遺將造此

意氣去盡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實道理世子自楚及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天道一而已矣這些道理更無走作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下文引成鬲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為也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為此學者之大病。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脩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咏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咏一餉說脩身又將聖賢許多說脩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為學却於自家身上

有何交涉這裏須用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終學便要做聖人是也。問人氣力法弱於學有妨否曰為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又曰為學何用憂濶但放令平易寬快去或舉聖門弟子唯稱顏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太難曰固是如此其言亦亦有甚難者甚易只是堅立著志順義理做去他無晚歇也。這箇物事更得不難如飢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

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游沉沉半上落下不

濟得事。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帶人是如何自
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遂
自可超凡入聖。為學須趁今是而非非日改月化便
是長進。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為學不進只是不
勇。不可倚靠師友。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
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
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頂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
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
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凡人便是生知
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工夫方得盖道理縝密去那
裏捉摸若不下工夫如何會了得。大抵為學雖有聰

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却做聰
明底樣工夫如何得。今人不肯做工夫有是覺得難
後遂不肯做有自知不可為公然遜與他人如退產相
似耳伏批浪自己不願要。為學勿責無人為自家割
析出來須是自家去裏面講究做工夫要自見得。小
立課程大作工夫。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總計於得
則心便二頭便低了。嚴立功程寬著意思又之自當
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
此為不能使船離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
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
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

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
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不休也
。為學極要求把篤處著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便增
工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為學正如撐上水船
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
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兒緊放退一
步則此船不得上矣。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又
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煨熟。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
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手
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
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大要須先立

頭緒頭緒既立然後有所持守書曰若樂弗賾駁厥疾
弗廖今日學者皆是養病。須磨厲精神去理會天下
事非燕安服豫之可得。陽氣發出金石亦透精神一
到何事不成。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
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
遇著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進取得失
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
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
這箇人。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
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
。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箇路頭要緊是為己為人之

際為已者直按要理會這箇物事欲自家理會得不是
漫恣地理會且恣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曾
理會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身已事
要須先理會這箇路頭若分別得了方可理會文字。

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探向上去古人則逐
步實做將去。為學須是切實為已則安靜篤實承
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
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
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已為一而今人道理
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于波。或問為學曰
今人將作箇大底事說不切已了全無益一向去前人

說中乘虛接渺接取許多枝蔓只見遠了只見無益於
已聖賢千言萬語儘自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如何不
切已去理會如今看文字且要以前賢程先生等所解
為主看他所說如何聖賢言語如何將已來聽命於他
切已思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著衣喫飯事親從況盡
是問學若是不切已只是說話今人只憑一己私意譬
見此子說話便立箇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
語路頭去如何會得益以其病只是要說高說妙將來
做箇好看底物事做弄如人喫飯方知滋味如不曾喫
只要攤出在外面與人看濟人濟已都不得。或問為
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已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

亦有節日常存大綱在我至於節目之間無非此理體
認省察一毫不可放過理明學至件件是自家物事然
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為
先此一件為後此一件為大此一件為小隨人所為先
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二
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
亦得如書詩道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如詩之名數書之
盤誥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推頌之詩何嘗一言
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諦玩無有滋味只是人不曾
子細看若子細看裏面有多少倫序須是子細參研方
得此便是格物窮理如遇事亦然事中自有一箇平平

當當道理只是人討不出只隨事去亦做得却有
掣肘不中節處亦緣鹵莽了所以如此聖賢言語何曾
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為學須是專一吾儒惟
專一於道理則自有得。須是在已見得只是欠缺他
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為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
理方可講究事情。今人口略依稀說過不曾心曉。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
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這箇只是合當
做底事。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低處不理

會終無至高處之理。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

自在裏許。○學者須是古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
說底恰似畫卦影一般言凶未應時一場鵲突知他是
如何到應後方知元來是如此。○學者須是熟熟時
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
已不如初了

性理群書集覽大全卷之四十三

芄

學二

○總論為學之方

朱子曰學問不只於一事一路上都會。未有耳目蔽而心廣者其說甚好。學者若有引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又曰愈細密雖寬大愈謹確愈高明。開闊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類情則當涵泳振作氣象。學者須養教氣宇開闊弘毅。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

性理群書卷四十四

為學總論

乙

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為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便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聖人與理為一是恰好其他以心處這理却是未熟要將此心處理。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我今被那舊習纏繞如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箇新巧者易作要平淡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知於平淡又曰自

高險危移下平易處甚難。學者當當人道理在胸中
流轉。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却須終
有到時唯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師友之功但能
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其
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
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若論
人之資質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曰只要長善救失或曰
長善救失不特教者當如此人自為學亦當如此曰然
。凡言誠實都是合當做底事不是說道誠實好了方
去做不誠實不好了方不做自是合當誠實。有一分
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世間萬
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脩身為究竟法
耳。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
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聖人
千言萬語。只是要教人做人。為學只要至誠耐久。無
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也。為學之要。只在
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合自表中
引惹外人辨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人須打疊
了心下閑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雜求得道理也沒類處
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兩件。人固
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為善而當
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
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

方可進。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
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
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
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
做得此工夫胸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一如他人不
讀書是不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
靜學如揚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
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稊稗今若不
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稊稗也。為學之
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
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書不記。孰讀可記。義不精。細
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
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
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
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
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
有事在。為學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得目前許多道
理。世間事無大無小。皆有道理。如中庸所謂率性之謂
道也。只是這箇道理。道不可須臾離也。只是這箇道理。
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
只是如此。為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
理。分別得是非善惡。直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

方足踏著實地自住不符。為學當以存主為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視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况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為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為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

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義理之工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廢乎其可笑。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卒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此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講學貴於實且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為究竟也。為學之要先須持已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趨向不差是大節目其他隨

力所及為之務主精審而不貴於泛濫滋獵也。聖賢

之敬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孰誰而

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

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又

之自有進步處矣。問橫渠張氏云義理有疑即濯去

舊見以來新意曰此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

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

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看道理

須要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闊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

一步便觸無去處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

分別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

性理詳考卷四

為學總論

五

頭漸漸開闊那箇大壇場不去一面做不去一面行只

管在壁角裏縱埋會得一句只是一句透道理小了如

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

得。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為人謀而忠朋友交而

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

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頗放這裏又不穩

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後這裏更著

力始得到那熟處頗放這邊也是頗放那邊也是七顛

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

其原譬如梨柝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耳

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書有各講處有不

必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用講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多方有面須是如此說但是我恁地說他箇無形無狀去何處證驗只去切己理會此等事久自會得。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便不恁地則理不恁地廣大不恁地細密然理亦不是外面硬生道理只是自家固有之理堯舜性之此理元無失湯武反之也有此子失但復其舊底學只是復其舊底而已蓋向也交割得來今却失了不可汲汲自備而及之乎此其所以為急不學則只是硬隄防處事不見理一向任私意平時却也強勉去得到臨事變便亂了。為學之道莫先

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置以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大之聖人為學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

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
身而可以為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
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而求之則是
正牆面而立尔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
則其不好之者固息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
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
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
休息而意緒忽々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
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
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
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替

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貫通自然
漸清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
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
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
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
斃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
事先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斃其身之所在
而况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
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
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

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
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恭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
。生知之聖不待學而自至若非生知須要學問
之先止是致知所知果至自然透徹不患不進問知得
須要踐履曰不真知得如何踐履得若是真知自往不
得不可以他門只把未說過了又問今之言學者滿天
下家誦中庸大學語孟之書人習中庸大學語孟之說
究觀其實不惟應事接物與所學不相似而其為人舉
足動步全不類學者所為或做作些小氣象或自治一
等議論專一欺人此豈其學使然歟抑踐履不至故抑
所學之非故曰此何足以言學哉與人說學問止是說
得大槩要人自去下工譬如寶藏一般其中至寶之物

性理群書卷四

人為學總論

八

何所不有某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若不下工夫自
去討終不濟事今人為學多是為名不肯切己。向見
前輩有志於學而性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
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為
可戒而不可為法也。與東萊呂氏書曰承喻整頓收
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涵泳文隨於悠々此正學者之通
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夫到得盛後自然左右逢
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
等候即成病耳。人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
文義多所不盡迫放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與義理

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脉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為然也要須識破一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橫渠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

見有次序處

一云事固當考索然心未
有主却泛然理會不詳

若是思慮紛然

趨向未定未有箇主宰如何地講學。問理有未窮且只持敬否曰不消恁地說持敬便只管持將去窮理便只管窮將去如說前面萬一有持不得窮不得處又去別生計較這箇都是枉了思量然亦只是不曾真箇持敬窮理若是真箇曾持敬窮理豈有此說譬如出路要乘轎便乘轎要乘馬便乘馬要行便行都不消思量前而去不得時又著如何但當勇猛堅決向前那裏要似公說君敬不得處又著如何窮理不得處又著如何古人所謂心堅石穿蓋未嘗有箇不得底事又曰聖人之言本自直截若裏面有屈曲處聖人亦必說在上面若上面無底又何必思量從那屈曲處去都是枉了工夫。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能工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夫子嘗去造次必於是鎮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

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要緊事究竟自己事底時節

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
閑事聖人言語有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
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日用之閒隨事隨處
捉搦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
潛皮復廢於聖賢之教漸有熟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
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
用力處。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
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為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
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
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
閒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為入
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為攝
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主
一之功固須常切捉搦不令閒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
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
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讀書固不可廢然亦
須以主敬立志為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
行事若平居泛然畧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
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
所益况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學問根本在日用閒
持敬集義功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閒
之一事。互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太多如此。

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唯失却聖賢本意亦分
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
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
之奧正當交相為用而各致其功耳。今之學者不知
古人為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為先而急於聞道是以
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也。讀書須嚴
立課程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
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如
此從容總覺放慢即便提撕即自常在此矣。學者須
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却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
取放心然後却省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

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

費才矣。問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不但終食之間而

已也雖造次必於是不但造次而已也雖顛沛必於是

蓋欲此心無頃刻頃史之間斷也及稱顏子則曰三月

不違於衆人則曰日月至焉而已今學者於日月至焉

且茫然不知其所謂况其上者乎克己工夫要當自日

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至顛沛一節

密一節去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

則已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此其進步之階歟曰下學

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我

未之見耳。為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畧見義

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
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
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求為此也若但
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乎做將
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
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也。人之為學
當知其何所為而為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為學然
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
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
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
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隨以求之日用

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
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
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
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于敬者而邵
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
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消散胸中豁豁無一事
乃可相授正為此也。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
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
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
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
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

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磋過。却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少壯時節。正知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籍之資。可受銜。雖未必能真有益也。夫義利之開。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為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問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不致知。則難於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曰二者交相為用。固如此。然亦當

各致其力。不可恃此而責彼也。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大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為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為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飮而自得之。然後為至。固不可以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氣。

振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人之所以為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為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即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為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而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曠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為。非因欲盡於淺近。而忌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鄉道之勤。衛道

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脩之於己之為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為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交詞。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較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集。而不厭耶。為學之序。必先成己。然後可以成物。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為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

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事。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徘徊前却。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為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密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為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為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辛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為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後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忠焉者。或不能以有所

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為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之明。如饑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而止。又何助長之有此。皆是見理不明之病。問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

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子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總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曾理會得。今須先正路。

頭明辨為己為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放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為文日工終做事不得。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自家一身都擔在這裏須是理會了體認放一一周足畧欠闕些子不待須要緩心直要理會教盡須是大作規模開闢其基廣闢其地少間到逐處即看逐處都有頓放處日用之間只在這許多道理裏面轉更無些子空闕處堯舜禹湯也只是這道理。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說出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謹要處做箇好然別箇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夫下事

硬就一箇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襯簞得起且如籩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為輕而今只理會三句籩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做豆若不會曉得便被牠瞞所以中庸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知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

去問鄰子蓋是我不知底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

殊四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問如古人詠歌舞蹈。到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處。今既無之。專靠義理去研究。恐難得悅樂。不知如何。曰。只是看得未熟耳。若熟看。待浹洽則悅矣。而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撥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無事時。便著有養。收拾此心。問為學工夫。以何為先。曰。亦不過如前所說。專在人自立志。既知道道。

理。辨得堅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患立志不堅。只

恁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己。或云。須是做工

夫。方覺言語有益。曰。別人言語。亦當子細窮究。孟子說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便是窮理。別人言語。

他自邪說。何與我事。被他謾過。理會不得。便有陷溺。所

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作於其政。害於其事。盡謂此也。

。問講學須當志其遠者大者。曰。固是。然細微處亦須

研窮。若細微處不研窮。巧謂遠者大者。只是揣摩。一頭

說。且之語。果何益。須是知其大小。測其淺深。又別其輕

重。因問平時讀書。用見先生說。乃知只得一模樣耳。曰。

模樣亦未易得。恐只是識文句。問未知學問。知有人

欲不知有夫理既知學問則克己工夫有著力處然應
 事接物之際苟夫存主則心不在焉及既知覺已為問
 斷故因夫理發見而收合善端便成片段雖承見教如
 此而工夫最難曰此亦學者常理雖顏子亦不能無間
 斷正要常常點檢力加持守使動靜如一則工夫自然
 接續。學問無賢愚無大小無貴賤自是人合理會底
 事且如聖賢不生無許多書冊無許多發明不成不去
 理會也只當理會今有聖賢言語有許多文字却不夫
 做師友只是發明得人若不自向前師友如何著得力
 。問所觀書滕齋以讀告子篇對曰古人興於詩詩可
 以興又曰雖無文王猶興人須要奮發興起必為之心
 為學方有端緒古人以詩吟咏起發善心今既不能曉
 古詩某以為告子篇諸處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者故
 勸人讀之且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此
 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悅口否方是得
 味謂理義悅心亦是臨事見得此事合理義自然悅懌
 曰今則終日無事不成便廢了理義便無悅處如讀古
 人書見其事合理義思量古人行事與吾今所思慮欲
 為之事統見得合理義則自悅總見不合理義自有羞
 愧憤悶之心不須一一臨事時看。問程子云且省外
 事但明乎善唯進誠心只是教人鞭辟近裏切謂明善
 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即便意誠善純明誠心

便進又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省外事一
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即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強焉
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守不
約汎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題目管將來玩味則道理
自然都見。問為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
故其工夫勇猛念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為學須立箇標
準我要如何為學此志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恥
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為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
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污壞
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今之
為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下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
全天下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為標準直做到聖賢
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夫自然勇
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
無必為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學問只要理會
一箇道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硬有一箇道
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云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
若理會一件未得直須反覆推究研窮行也思量坐也
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出思量晚間思量不得
明日又思量如此豈有不得底道理若只略略地思量
思量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也理會不得。問人固欲
事事物理會然精力有限不詳一一都理會得曰固

有做不盡底但立一箇綱程不可先自放倒也須靜着
心實着意沉潛反覆終久自曉得去。問人之慮慮有
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
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
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
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腳常要行但
總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
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
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
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
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

是箇死法不會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
當底思慮何難之有二如人有喜做不安緊事如寫字
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過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
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
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
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不柰煩去脩
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做官則當至誠去
做職業却不柰煩去做須要尋箇伴門去鑽道鑽得這
裏透時便可以超躡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
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
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

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爲中節謂之中和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入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充廣具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奈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為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

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

面攙掇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總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

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

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為中也輔廣去此非常存

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

工夫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

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

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學者最怕因循莫說

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事亦得

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有疑處且須

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待我同他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付也。人若除得箇倚靠人底心學也須會進。常說道頓段做工夫亦難得頓段工夫。莫說道今日做不得且待來日做若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工夫若理會得這心子便有這些工夫若見處有積累則見處自然貫通若存養處有積累則存養自然透徹。問橫渠言得尺守尺得寸守寸先生却云須放寬地。如何曰只是且放寬着將去不要守殺了。橫渠說自好但如今日所論却是太局促了。問動容周旋未能中禮於應事接物之間未免有礙理處如何曰只此便是學但能於應酬之頃逐一點檢使一一合於理久久自能中禮也。

性理群書卷四

為學總論

三

○語萬人傑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為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未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此物洞然通貫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襟則在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你向別處去蓋一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在面前不是若難取給公且自去提掇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

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鑿紙上語。特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着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着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著處。為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方可講究。若居處必恭。執事必敬。與人必忠。要如顏子。直須就視聽言動上警戒。到復禮處。伸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無時而不主敬。如今亦不須較量顏子伸弓如何會如此。只將他那事。就自家切己處。便做他底工夫。然後有益。又曰。為學之道。如人耕種。一般。先須辦了一片地。在這裏了。方可在上耕種。今却就別人地上。鋪排許多種作底物色。這田地元不是我底。又如人作商。亦須先安排許多財本。方可運動。若財本不贍。則運動未得到。論道處。如說水。只說是冷。不飲。以不熱字說得。如說湯。只說是熱。不能以不冷字說得。又如飲食喫著酸底。便知是酸底。喫著鹹底。便知是鹹底。始得。今學者不會看文字。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張。已說只借聖人言語做起頭。便自把己意接說。將去病痛。專在這上不可不戒。問治心脩身之要。以為雖知事理之當為。而念慮之間。多與日間所講論者相違。曰。且旋忘地。做去。只是如今且說箇熟字。這熟字如何便得。

到這地位到得熟地位自有忽然不可知處不是被迹
硬要得直是不知不覺得如此。問學者必先立標準
如何曰知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而今雖道是要學聖
人亦且從下頭做將去若日日恁地比較也不去做工
夫又何益

附錄

章子厚按宋鑑章惇字子厚定寧人始
生族父得象河其風骨必為心貴元豐
中拜相封申國公浮圖謂塔也梵語淨圓
華言譯之為聚相芻苢字拖曰佛龕也

金川獨明子校錄

性理群書卷之四十四

性理群書卷四十四

為學總論

廿

學三

○總論為學之方

朱子曰為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餘。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騫紛擾。一箇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植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

培植。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人之為學。惟患不自知其所不足。既知之。則亦即此而加勉焉耳。為仁由己。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涵養致知力行一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總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為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

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為學次第。切無許多屈曲。又曰。某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為本。問程子云。看雜雜可以觀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後。這般箇久久自知之。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程子問之曰。公是揀難底問。是疑後問。故昨日與公說讀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格物須格一物後。又格一物。見這箇物事道理。既多則雜者。道理自然識得。童輩曰。程子謂近思只是比類推去。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又曰。比類莫是比這一箇意思。推去否。曰。固是。如為子則當止於孝。為臣則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然只一變字。雖出於孝。畢竟千頭萬緒。皆當推去。須得。人之為學。五常百行。宣能盡常常記得。人之性。惟五常為大。五常之中。仁尤為大。而人之所以為是仁者。又但當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晝夜相承。只管提撕。莫令廢惰。則雖不能常常盡記衆理。而義禮習信之用。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子細思之。學者最是此一事。為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也。為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

性理書卷四十五 為學總論 一

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有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

這裏方是踏著實地自住不得。問持敬豈不純一
 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已相反愈制則愈甚或
 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
 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箇主若有
 主邪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出於本心如念慾之
 萌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
 欲制之而不能曰繞覺慾地自家便拏起了但莫先去
 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全不定所以如此大
 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誠意則自然無
 此病。為學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流溢無所收拾將
 甚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工總閑慢須允就自心上立得
 定決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美
 惡亦不難辨况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
 行方見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謂
 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符顯著
 方謂之利此心須令純絕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
 雜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
 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
 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成
 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寬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
 者若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凡看文字亦是
 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

主一當要心存在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
住至於為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主者無箇屋子如小
人越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
常知得心存這裏則心自不放人云無事時須要知得
此心不知此心恰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字又理會
理義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闕。學者若不為己看
做甚事都只是為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自家去從
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
己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曾如此要人說道好
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
說道看道理不曾著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

為學者多只看為己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只是
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
學着他因甚恁地苦只為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
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饑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
使在外面百方做計壹錢也要將歸這是為甚如此只
為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為學如何會無所得。學問之
功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
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
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
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厲擊
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

寶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尋找
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
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
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
且要關着心胸平去者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
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腳接四方
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
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為
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造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
可以為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
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

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
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
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
替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
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
聖賢曾如海寬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
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
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就將道理
便在上面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
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槩道
理才浹洽通透若只守箇學子捉定在這裏把許多都

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
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
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
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
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為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
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
是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
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
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彼自家見了今只就
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
事不知如何得幸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

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

不能也須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
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緣出外便有

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又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
這裏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

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已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
又可惜了他人於已分上不曾見得泛而觀萬事固是

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却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
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

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
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

為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脩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古人學問只是為己而已聖賢教人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己方有所得吟人知為學者聽人說一席好話亦解開悟到切己工夫却全不曾做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使切己下工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自有箇通貫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今人事無小大皆老章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兩段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三五行殊不曾子細理會如何都有益。○為學大端在於水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

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磨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孳孳為利念念自不忘若不能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去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峯議論好處又舉士尚志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匹

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
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忘於聚斂無足怪
○問下學而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却當大段多
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
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
過將來也要知箇貫通處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
即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燥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無
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種下
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
處却不會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聖人論
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像那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

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又問為學工夫大槩在身
則有箇心心之體為性心之用為情外則目視耳聽手
待足面在事則有事親事長以至於待人接物洒掃應
對飲食寢處條件都是合做工夫處聖賢千言萬語便
只是其中細碎條目曰講論時是如此講論做工夫時
須是著實去做道理聖人都說盡了論語中有許多詩
書中有許多須是一一與理會過方得程先生謂或讀
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
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為孝如何而為忠以至天地之所
以高尊一物之所以然都逐一理會不只是箇一便都
了又問下學莫非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

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理著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著那事便與他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程先生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

也大槩可曉了。問為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縝密者。蓋緣天理流行乎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工夫有所欠缺。便於天理不湊得著。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是那疎處。欵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縝密處。又却局促了。問放開底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或云無特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警。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儒不

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云
恁地謹謹把捉去不成便恁地
尤恐學問只是要叫心常有得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
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
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有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
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此子境
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則處便是堯舜周孔
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那工夫亦自
未嘗得息子思說尊德性又却說道問學致廣大又却
說盡精微極高明又却說道中庸溫故又却說知新敦
厚又却說崇禮這五句是為學用工精粗全體說盡了

如今所說却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那便宜多底占了
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只恐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
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而不
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末亦不得時變
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是少間
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
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却怕人說道不能應
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
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
依舊都是錯了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
事一家又有許多事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事業恁地

多都要人與他做不是人做却教誰做不成我只管從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汎觀天下之事精粗巨細無不周備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箇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底放在一邊粗底放在一邊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箇大綱如此下面煞有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辯別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說將大綱來罩却籠統無界分恐一向暗昧更動不得如做器具固是教人要做得好不成要做得不好好底是天理

不好底是人欲然是較量所以好處如何樣學做方好

做得

附錄 武王訪箕子陳洪範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

性理書卷四

為學總論

十一

南軒張氏曰入之性善然自非上智生知之資其氣稟不

容無所偏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若其善也氣稟之偏

其始甚微惟夫習而不察日以滋長非用力之深未由

返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為而然哉天

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于天地之間也則有當

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

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惟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

為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為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

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捨講學其能之哉凡天

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

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

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理之所同存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為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群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為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踈然動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適者旣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

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聞之即有用力之地而至于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考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一端而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夫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為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盍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為己物盍亦思之而弗措

乎思之而有疑蓋亦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以明又
盡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蓋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
發也真積力久所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蓋
有不可以已高明博厚端可馴而識矣噫學不躐等也
譬如燕入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
脩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
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軔而欲乘雲
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為孝必自冬溫夏清昏
定晨省始為弟必自徐行後長者始故善言學者必以
洒掃應對進退為先焉惟夫弗措之為貴也。學必有
序故自洒掃應對進退而往皆序也由近以及遠自粗

以至精學之方也如適千里者雖步步躋實亦須循次
而進今欲闊步一蹴而至有是理哉自欺自誤而已。
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飢食渴飲只是平常事若談高
說妙便是懸高揣度去道遠矣。近日學者論仁字多
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真亦終非實得看論語
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非高自下陔遐自邇循序
積習自有所至存養省察固當並進存養是本工夫固
不越於敬敬固在主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 講
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
夫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驚於高遠則有弊
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固不越乎致

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量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考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為力行也豈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為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如今一輩學者往往希慕高遠畢竟終無所得要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當於事親從兄之際踐履中體察之此最親切若升高必自下若陞遐必自邇須是下學而上達雖洒掃應對其中自有妙理至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在吾儒為之雖若遲緩然為之不已雖至聖人可也更當博觀伊洛議論涵泳於中使之自得且如聽人說他處市井如何山川如何比之親到氣象殊別。責已須要備人有片善皆當取之古人之學只是為己如晏平仲其事君臨政未必皆是然善與人交聖人便取之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不合道處想多只此四者便是吾之師責己而取人不惟養吾之德亦與人為善也

萊山陸氏曰

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

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黃唐虞以來群聖人之言畢聞於耳必熟於口畢記於心抵益其私增其病耳為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為學但當孜孜進德脩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戰戰日必光潤日著則聖賢

性理辭書卷四五

為學總論

十四

垂訓向以為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將渙然冰釋怡然
理順有不加思而得之者矣。學者立當大綱思省乎
時雖號為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
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以
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耻到此能有
愧懼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
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
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
冊無不有益者

附錄

盤根錯節漢書莫測薄不遇盤根
錯節無以別利器註顏師古曰言

樹根之盤互木節之交錯
非堅利之器不能治之

東來呂氏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講

性理群書卷五

為學忽論

十五

經多於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大可大。問人之格局
卑者不知能進否曰中人以下固不可以語上然如人
坐暗室久必自明若人果有志積以歲月之久亦自有
見又問必有所見然後能立否曰人之初學豈能一一
自有所見須去下工夫工夫既深其父乃有所見。為
學須先識得大綱模稜使志趣常在這裏到做工夫却
隨節次做去漸漸行得一節又問一節方能見眾理所
聚今學者病多在閑邊問人路頭尚不知工夫率問人須
是就實做工夫處商量方是。此動學須是出於本心
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見功苟
有人則作無人則輟此之謂為父母先生動學非為己

脩終無所得。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慮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藻詳欵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慮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授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進更當於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處即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為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為法不善者以為戒善者以為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為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

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耳賤目焉。為人立基址須是堅實既堅實須是純充曠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為學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踈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耳。須要公平觀理而撇去庸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之喻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於小成此病痛皆所素共點檢者耳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政自非易事也。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振若尚有恥忽未去異日遇事接物助發熾

養便張皇不可剪截其害非特一身也要須著實首祭
令毫髮不留乃善。群居以和肅為上若為學之志專
則自無暇及他事

勉齋黃氏曰靜處下二誠為長策然居敬集義博文約禮
皆不可廢朋友切磋磨固欲相觀而善然講習一事尤為
至切須將聖賢言語逐一研究不可以為非切已若不
自此用工則義理不明生出無限病痛。人能於虛靜
處認得冰曉又於閒靜時存得純固此乃萬理之宅萬
事之原看到惺惺處則於一二疑義合商量處肯細心
磨講則洞然無疑矣。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
遇木即焚遇事即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

性理群書卷四五

為學總論

七

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為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
易為力若利欲為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
所重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
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學問須
是就險阻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
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
子路兩箇若是此處打一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
閑話也。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利欲外
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
無愧無懼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德
出入渾殺戚擾無益於己見窺於人甚可畏也。為學

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而用
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而病證多
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
身心上用功人心道心直內方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
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以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
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
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慎獨
為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
且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
。人之為學但當操存涵養使心源純靜探賾索隱使
義理精熟力加克制使私意不生三者並行而日勉焉

則學進矣。為學只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非由外鑠我固
有之也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
正矣使說得天花亂落亦於我何有干涉况亦未見心
不純靜而能理明義精者理義無窮如登高華如涉溟
渤且要根脚純實深厚然後可以承載初涉文義便有
踉跟自喜之意又安能任重而致遠耶世間固有全不
識學問而能質實重厚小心謹畏者不害為君子亦有
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輕儇浮薄者未免為小人此等
處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戒謹厚重為心然後可以言
學也。古人為學大抵先於心心上用工如老微精一

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故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入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為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為即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胸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

入教人決不若是。留意講習若是實體之於心見吾一身之中實具此理操而存之實有諸已則不至流於口耳之學。今世知學者少都以易說了學問但能斂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不學者既有間仰觀昔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此便道為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是惟孔子全不如此逐日只見不足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曰何有於我哉如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惰之語哉此心直是歎然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人接物之間真箇無歎益當加勉豈可一說

便了著。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
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如何。曰知博文約禮克己復禮
不遷怒不貳過等皆用力處。就務實切己下工所以入
聖人為近。問灑溪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一條曰
總說為學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為己務實之論蓋
人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褊狹了然又不可不
知輕重先後故伊尹曰志顏子曰學大學既言明德便
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集覽 汝登嵩華嵩華二山各
府登封縣北一十里即中嶽也華山在西安府華陰縣
南十五里即西嶽也如汝濱海濱渤二海各按一統志
濱海在東平府臨邑縣三十里即七里海也渤
海在遼東都司城南七百三十里延袤二千里

北溪陳氏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此其大要
性理書卷四五 為學總論

亦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
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為
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善善於己而使之無
不備也知不至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
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
義入神亦徒為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
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而誠意正心脩身
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亦惟在於博我
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
後為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

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遠而行之力則所知益精矣。其所以為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為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主道而聖學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均可與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由其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為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為鄉人者，為憂必期如舜而後已，然後為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能為虛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工節目循序而進，日有惟新之益。雖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西山真氏曰：學者觀聖人論人之得失，皆當反而觀己之得失。然後為有補云。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為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為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私慮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持敬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

雖清明虛靜。又只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
為之主。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
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講學審問。慎思明辨。以致其知。
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寂然。而
為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為中節之和。天下義
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此。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
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即此意也。○學問之道。
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
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疾也。
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
杜未形之疾者也。○聖賢大道。為必當繇異端邪徑。為

不可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義而富貴速之。如垢污不
辛而賤貧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
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
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
可觀史。此其序也。泥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以身體之。
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
維持此心。而為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
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
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齊慄。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
失分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人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
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

潛室陳氏曰橫渠云未知立心患思多之致疑蓋立心持

敬之謂先立箇主人翁了方做得窮理格物工夫。問

伊川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

不知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不知禮樂何以能窮神知

化曰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聖人事欲學聖人皆從實

地上做起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此聖門切憂之字

積累之久將自有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問明

道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如何曰徒記誦該博而理

學不明不造融會貫通處是逐其小者忘其大者反以

無用之物累其空明之心是為玩物喪志。問明道謂

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

性理聲言卷四

為學總論

廿三

也安排布置須是見於設施以安排布置為非自得如

何曰安排布置非是見於設施謂此心此理未到純熟

兩忘地位必有營度計慮之勞造施偷作之病總到自

得處則心便是口理便是心心與理忘口與心忘處處

安行自在默識心通不用安排布置也。說問之學雖

博而有限

中望故也

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

中明故也

鶴山魏氏曰氣質之稟自非生知上知寧能無偏學則既

以矯其偏而復於正也然今之學者有二繇博以致約

則欽華而就實故志為之主愈欽則愈實愈久則愈明

或者惟博之趨若可以辭世取榮然氣為之主氣衰則

志索於是有所始銳而終惰始明而終闇者矣

雙峯饒氏曰為學之方其大畧有四一曰立志二曰居敬
三曰窮理四曰反身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之不立持
養味畧而此心之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
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矣將見久欲愈熾天理愈
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哉。人之為學莫先於立
志立志之初當先於分別古今人品之高下孰為可尊
可慕而可法孰為可賤可惡而可戒此入德之先務也
此志既立然後講學以明之力行以充之則德之進也
浩乎其不可禦矣。君子之學不守諸約則汎濫支離
固無以為體道之本不致其博則陘陋偏黨亦無以盡
道體之全存養省察致知力行闕一不可。誠之為道

無所不體自學者言之教所以存心也敬立則內直義
所以制事也義形則外方二者皆學者切己之事苟非
有誠心以為之則敬非敬而其為敬也必疎略義非
實義而其為義也必駁雜所謂不誠無物也。今之學
者所以不能學為聖賢者其大患在於無志其次在於
無所守蓋人而無志則趨向卑陋不足與義高明光大
之事業勉之以道義則曰難知難行期之以聖賢則曰
不可企及不過然身汨汨為鄉里之庸人而已何足與
有為哉人而無守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平居非不粗
知義理至於臨事則為利欲所驅而有所不暇顧何足
與有所立哉。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

義禮智信之理皆具於中而為心之全德者也此雖人心之所固有然學者若無存養體驗之功則氣質物欲有以蔽之而無以識其體之實有於己矣幸而有以識其體之實有於己矣然或不能博學於文講求義理以栽培之則如孤根獨立而無所擁培非特無以助其生長而使之進於盛大亦恐風霜彫摧而其根將不能以自存也

魯齋許氏曰凡為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於六經語孟中便須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臨川吳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立乎遠大而用功必

性理學書卷四

為學總論

一

五

循夫近小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者自流溯源而不遽以探原為務也道之有原如水之有源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治水也治河必自下流始堯州之功為多而冀州次之河之外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無所不理若畎若澮田間水道爾亦濬之以距于川其不遺近小也如是聖門教人自庸言庸行之常至一事一物之微諄功平實未嘗輕以道之大原示人也仁道之大子罕所言聖人豈有隱哉三百三千之儀

流分派別殆猶三百三千之川雖瑣細繁雜然無一而非道之用子貢之穎悟曾子之誠篤皆陰具每事用力知之既偏行之既周而後引之會歸于一以貫之之地

無子貢曾子平日積累之功則一貫之旨不可得而聞也近世程子受學於周子太極一圖道之大原也程子之所手授而終身秘藏一語曾莫之及寧非有深慮乎朱子演繹推明之後此圖家傳人誦宋末之儒高談性命者比比誰是真知實行之人蓋有不勝其弊者矣夫小德之川流道之派也大德之教化道之原也未周縮乎小德而欲窺規乎大德舍派而尋原者也。所貴乎學者以其能變化氣質也學而不足以變化氣質何以學為哉世固有率不而建功立業者矣亦有肆情而敗國殄民者矣彼其或剛或柔或善或惡任其氣質之何如而無復矯揉克治以成人學者則不如是昏可變而明也弱可變而強也貪可變而廉也忍可變而慈也學之為用大矣哉凡氣質之不美皆可變而美況其生而長者乎。為學而逐逐於欲役役於利汨沒於卑汚苟賤以終其身與彼不學者曾不見其少異是何也。所學非吾所謂學也夫今之學者之學不過二端讀書與為文而已矣讀書所以求作聖人之路徑而或徒以資口耳為文所以述垂世之訓辭而或徒以眩華采如是而學欲以變化其氣質不亦難哉且其愈學而無益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勉生於不足不勉生於足不足則勉勉則進足則不勉不勉則止昔之聖賢兢兢業業孜孜汲汲不自足故也世之自以為有餘者反是。敏不

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
如螾驚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
猶敏也夫子上聖也而好學顏子大賢也而好學古之
人不恃其天資之敏也如此既敏且學則事半功倍

附錄

蟹不如螾驚可及驥蟹胡買反螿蟹也螾魚也
反寒蟬也驚農都反驚駘也驥吉器反良馬也

性理群書大全卷之四十五

為學總論

七

07553



